

西方现代戏剧中的 母亲身份研究

刘岩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西方现代戏剧中的 母亲身份研究

刘岩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现代戏剧中的母亲身份研究/刘岩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68-0557-X

I. 西... II. 刘... III. 戏剧文学—文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I1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3604 号

责任编辑 / 毕磊

责任印制 / 刘颖丽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米高书装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 (010) 63455164 (总编室) (010) 63454858 (发行部)

电子邮箱 /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地矿印刷厂

开 本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11.75

字 数 / 336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0001-2000 册

定 价 / 25.00 元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女性主体性的困惑

——关于刘岩博士的学术思考

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教授
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

譚國根

我第一次看到刘岩的名字是一九九九年。季羨林教授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中有一册《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作者就是刘岩。在这本书里，刘岩概括性地论述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所讨论的范围以诗歌为主，参考的文献主要是已有的学术研究，但书中各章节的论述却带有刘岩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位大学教师，刘岩迈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步。

此后的几年，刘岩的学术兴趣似乎集中于戏剧研究，其中有专题研究论文，也有外国学者的论文翻译。从这些论著和译作中，可以看到一个年青学者迈向成熟，并且正在酝酿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刘岩曾经游学并工作于巴黎及哥本哈根，对于西欧和北欧的学术思潮产生很大兴趣。在当代文化理论中，解构哲学和女性主义对整个西方传统提出质疑和异议，把学术研究和社会批评带进新的领域。刘岩掌握了法语和丹麦语的阅读能力，自可接触第一手资料，并且可以在研究方向上走出自己的道路。此时的年青学

者刘岩在西方哲学的千头万绪中钻研女性主义，集中思考女性意识和女性身份的问题。

对中国学者来说，要了解女性意识和女性身份在哲学上的涵义，有一定的困难。今天西方对女性主义的讨论，其中争论点之一是女性意识如何产生，女性身份又如何建立？要明白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西方哲学传统有所认识，厘清问题背后的理论架构，例如心理分析学说及文化建构理论。这些理论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找不到。中国学者要明白这些理论，就必须深入西方传统，梳理出其中论辩的脉络和理路。

二〇〇〇年刘岩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她专注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现今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多以小说为对象，但近百年西方的妇女运动却与戏剧关系密切，并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为起点，也由于《玩偶之家》的影响并传播至世界各地，二十世纪的妇女运动才席卷全球。

《玩偶之家》与全球妇女运动结下不解之缘。一方面是因为《玩偶之家》对妇女觉醒、男女平权、女性个人主义等问题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妇女运动的兴起带来对《玩偶之家》的不断重新演绎。二次世界大战以降的女性主义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对人的“本质”提出疑问，认为人没有与生俱来的本质，女性也没有与生俱来的主体本质。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体性均是后天产生的。

刘岩研究西方现代戏剧中的母亲身份，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进行的学术探讨。她选了易卜生、奥尼尔和品特的剧作，着眼于女性主义的理论，探讨在三位剧作家笔下呈现的母亲身份。易卜生笔下的母亲是社会的产物。透过对母亲角色的描写，易卜生

指出社会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体制对个人造成的压抑，而社会体制又是父权的产物。女性要寻求独立，发展个性，就必须打破父权的压抑。易卜生笔下的女性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反抗父权，否则会成为牺牲品。奥尼尔在戏剧中处理母亲身份对女性的影响，则采取另一种策略，就是深入到心理的层面，探讨女性自我如何受到扭曲，因而表现出精神上和人格上的分裂、混乱。品特的剧作可说是男性世界的呈现，而其中女性怎样在男性世界中建构自我，在权力架构中与男性角力，处处表现出现代人的生存焦虑及空间困逼而又无助。

刘岩这本书《西方现代戏剧中的母亲身份研究》，是她多年来研究西方戏剧及女性主义的成果，原稿用英文写成，是她的博士论文。现在经修订重写，自然又加入了新的见解，观点更见成熟。书中多处引用女性主义观念，例如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的性别商品理论，再结合马克思的性别经济分析，以图解构女性身份之谜。读者可能有其他的阅读角度，不一定要同意刘岩的诠释，然而却可从中看到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一些课题。

前 言

现代人的身份问题是近年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交流与融合，单一的文化身份是否仍然存在，就成为值得争议的学术问题。与此同时，性别身份问题也继续引起学者的兴趣。全球范围的女权主义运动也从女性仅仅要求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争取同男性的平等权利阶段发展到了致力于建立女性话语体系的形而上学阶段。女性的身份问题尤为突出地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女性到底能否建立一个独立于男性话语体系的全新话语？女性到底有没有独立于男性的身份？性别平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到底是否可以实现？

本书的目的有这样几个：

首先，通过细读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 - 1906）、奥尼尔（Eugene O'Neill, 1888 - 1953）和品特（Harold Pinter, 1930—）的十部代表剧作，展现在男性话语中母亲如何被边缘化为第二性，以及她如何徒劳地反抗男性的客体化以求在父权社会谋得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这十部剧作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 1879 年）、《群鬼》（*Ghosts*, 1881 年）、《小艾友夫》（*Little*

Eyolf, 1894 年) 和《约翰·盖布里埃尔·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 1896 年), 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1931 年)、《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1941 年) 和《月照不幸人》(*A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 1943 年) 以及品特的《生日晚会》(*The Birthday Party*, 1958 年)、《一夜不归》(*A Night Out*, 1960 年) 和《回家》(*The Homecoming*, 1965 年)。

其次, 通过运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和拉康(Jacques Lacan) 的心理分析学说和以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西克苏(Hélène Cixous)、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上述作品, 展示这些理论如何有助于理解作品反映的母亲身份问题, 如何诠释女性身份、女性话语、性别差异、性别意识等相关理论问题。

再次, 通过比较这些作家笔下的母亲身份和希腊悲剧中的典型母亲形象, 再参照当代剧作家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 1943—) 和玛莎·诺尔曼(Marsha Norman, 1947—) 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作者一方面主张, 易卜生、奥尼尔和品特描述的母亲身份恰当地融入在西方戏剧传统的框架之中, 这一框架始于希腊悲剧, 并延续到谢泼德; 另一方面, 这一西方的传统意识在女性剧作家诺尔曼作品中遭遇了挑战 and 颠覆。这些作家的对比研究不仅反映出每一位作家在表现母亲身份时的不同侧重点, 同时也揭示出他们在母亲身份以及女性身份等问题上采取的独特视角。

作者之所以选择易卜生、奥尼尔和品特这三位剧作家的作品作为讨论的文本, 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 本书选取的三位剧作家的作品有一定的代表性。易卜

生一生的作品多达 20 余部，被公认为现代戏剧之父。他的剧作首先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演出，后来广泛传播到欧洲大陆和其他一些地区。他的剧作连续不断在世界各国上演，受到不同民族、种族和性别人士的喜爱。奥尼尔的剧作共有 46 部，他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1920 年的《天边外》、1922 年的《安娜·克里斯蒂》、1928 年的《奇异的插曲》和 1957 年的《长夜漫漫路迢迢》。1936 年，他还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品特的剧作截止到 2000 年公开上演的有 32 部，他目前仍然在继续创作。他获得的奖项也不少：1967 年的托尼奖、1967 年和 1980 年的纽约戏剧批评家奖、1971 年的作家行业奖、1985 年的英国戏剧协会奖以及 2000 年的批评家终生成就奖。此外，他还获得了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这些都说明他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

第二，这三位剧作家都关心妇女问题以及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易卜生被认为是最早表现妇女社会地位和妇女问题的剧作家，他作品中塑造的“新女性”形象“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寻求独立，而不重视以自我牺牲精神为内容的典型化女性理想。”^①易卜生作品中一些女主人公的名字被赋予了同她们的经历相关的特殊意义——娜拉·海尔茂、艾琳娜·阿尔文、海达·高布乐、丽达·奥默斯。这些人物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和变化。易卜生注意到了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并致力于表现女性面临的社会问题。我们看到他塑造的女主人公力图反抗父权秩序以谋求独立的生存空间。在奥尼尔的作品中，

① Gail Finney, “Ibsen and Femi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Ibsen*, ed. James Walter McFarla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95.

对女性的关注带有剧作家自己经历的影子。奥尼尔着力表现母子关系，塑造了许多代理母亲的角色。男人对女人的需要、女人对男人（丈夫和儿子）所做的牺牲都是奥尼尔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剧作家早年缺乏母爱，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可以替代亲生母亲的母亲形象，这使得他的作品出现了一些不负责任的母亲形象，也有一些受压迫的母亲角色。苏珊·哈里斯·史密斯（Susan Harris Smith）观察到，在奥尼尔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堕落的力量是男性的，而‘他者’，命中注定处于疏远、错位和屈从地位的，则是女性。”^① 品特的作品继续表现女性人物的边缘化。伊丽莎白·塞克拉丽多（Elizabeth Sakellaridou）认为，“他[品特]的女性人物在剧中人物表中的描述以及她们作为戏剧功能的作用处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控制之下，在父权社会模式下这一话语创造出无论是原型还是刻板的女性形象。”^② 一些批评家还注意到，品特作品对女性的边缘化已上升到让女性彻底消失的地步，这尤其体现在一些全部为男性角色的剧作中。在其它有女性人物出场的剧作中，品特塑造的女性人物同男性角色一样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第三，按时间顺序研究这几位剧作家会展示女性问题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所经历的演变。易卜生的作品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末期，持续到二十世纪中期和后期仍然在世界各地演出。奥尼尔主要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写作，而品特的主

① Susan Harris Smith, "Inscribing the Body: Lavinia Mannon as the Site of Struggle," *The Eugene O'Neill Review* 19. 1-2 (Spring/Fall 1995): 45.

② Elizabeth Sakellaridou, *Pinter's Female Portraits: A Study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Plays of Harold Pint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8), 11.

要成就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因此，如果我们对易卜生到奥尼尔再到品特的作品进行梳理，就可以看清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现代戏剧发展的特点。在易卜生的作品中，戏剧冲突主要来自于对个人身份的追求与承担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而在奥尼尔笔下，这一冲突深入到了心理层面，我们看到了女性对于身份的追求（更确切地说，是这种追求的失败）给女性人物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对于品特，这种关注既是心理层面的也是存在主义层面的。女性的问题不仅仅是女性的身份问题，而且也是身份本身的问题。对于这几位剧作家作品中母亲角色的研究也因此揭示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母亲形象在戏剧领域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区别每位剧作家在母亲身份问题上所持的不同视角。

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几位剧作家都是男性。男性作家笔下的母亲身份有别于女性作家。本书的重点就是试图通过运用心理分析学说和女性主义理论探讨母亲身份如何被男性作家建构。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女性在男性话语中被边缘化，她们不能得到话语和权力。结果，她们的身份就成为一个依赖男人的身份。通过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解读男性剧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我们可以看出剧作家对母亲角色的塑造是否能够纳入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中。本书最后一章还简明地分析了当代女性剧作家玛莎·诺尔曼创作的母亲形象，这样的对比进一步表明母亲身份问题如何在不同性别作家的作品中得以不同地表现。可以看到，在女性作家笔下，女性人物更自觉地抛弃父权社会赋予她们的传统角色而寻找独立的自我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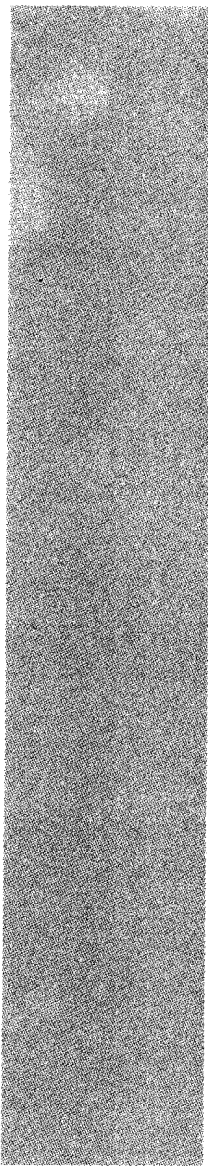
对易卜生、奥尼尔和品特塑造的母亲形象的对比研究表明，这几位剧作家沿循了同样一条表现思路：在许多情况下，婚姻基于商

品化这条原则，无论是经济意义还是思想层面。在婚姻中，女性被降低到仅仅担负了妻子/母亲的传统角色；而在婚姻以外，她们又沦为男性的性对象。有时，女性的不同角色又相互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使得每一位女性人物同时承担了多重身份。女性的身份由男性根据女性同他们的关系决定，女性自己的欲望却从来没有得到认可和满足。众多患病的孩子、夭折的孩子或是事业上不如意的下一代既表明母性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又表明母亲疏忽父权社会赋予她们的职责所带来的恶果。女性的独立身份被剥夺，使得她们无法很好地完成社会角色。与此同时，父权制度为她们设定的女性角色也成为女性追求独立身份的羁绊。在女性承担的各种社会角色中，母亲角色似乎是唯一表明女性拥有一定权力的角色。即使在这一角色中，女性的身份仍然是相对的。她的身份是以另一个人——即孩子，尤其是男孩——的存在为参照，母亲自己没有独立的个性和身份。更为不幸的是，女性的生育能力在客观上帮助延续了父权体制，这一体制反过来继续剥夺女性的话语权利。对于女性来说，没有婚姻的生活是无意义的，而有婚姻的生活又意味着女性不得不屈从于男性，意味着自我个性的彻底丧失。这成为女性在追求独立身份、独特个性以及性别平等过程中面临的两难抉择。

目 录

第一章 母亲身份与自我人格	(1)
一、女性、母亲与母亲身份	(4)
二、心理分析理论中母亲的边缘化	(11)
三、女性主义理论中母亲身份的重建	(17)
四、心理分析学说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哲学分歧	(31)
第二章 在社会角色中寻找独立的自我:	
易卜生作品中的母亲身份	(41)
一、《玩偶之家》	(55)
二、《群鬼》	(73)
三、《小艾友夫》	(84)
四、《约翰·盖布里埃尔·博克曼》	(96)
第三章 在内在心理空间发展独立的个性:	
奥尼尔作品中的母亲身份	(109)
一、《悲悼三部曲》	(134)
二、《长夜漫漫路迢迢》	(157)
三、《月照不幸人》	(174)

第四章 在同男性的话语冲突中建立女性主体：	
品特作品中的母亲身份	(193)
一、《生日晚会》	(210)
二、《一夜不归》	(224)
三、《回家》	(234)
第五章 母亲身份与女性身份	(257)
一、易卜生、奥尼尔和品特的比较研究	(260)
二、西方戏剧传统中的母亲身份：	
从希腊悲剧到山姆·谢泼德	(275)
三、玛莎·诺曼：另一种观照	(288)
四、母亲身份的重新建构	(297)
参考书目	(309)
重要人名英汉对照表	(335)
索 引	(343)
后 记	(353)



第一章

母亲身份与自我人格

“性别差异问题即使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炙热的问题，也是重要问题之一。”1982年9月21日，著名女性主义者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她在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Erasmus University）的演讲。她进一步解释说：“海德格尔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问题需要彻底思考，而且是唯一的一个问题。而性别差异也许就是我们这一时代的问题。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思考，我们就可以得到思想上的拯救。”^①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歧视在理论上可追溯到弗洛伊德。在弗氏的理论体系中，女性性别特征被描述为一种“缺乏”的状态。这种以男性视角为中心的理论束缚了人们的观念，一些女性主义者因此致力于重新定义女性性征，以期建构在弗氏理论体系中被忽视的女性身份。作为女性角色的一种极端表现，母亲也自然地成为探讨女性话语时人们关注的中心。

在父系—男性话语中，母亲一直是“他者”。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首先指出女性对于男性来说是他者，必须“根据本者〔男性〕选择的行为方式来定义自己。”^②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继续沿用这一“他者”的概念，论述说母亲也是男性世界的他者。她说：“正是这一客体化，以及力争维持绝对差异和占据控制地位的思想，使主体〔男性〕的行为产生偏差。……母亲典型地代表了这一不加区分的客体。她是

① Luce Irigaray, “Sexual Difference,” trans., Séan Hand, *The Irigaray Reader*, ed. Margaret Whitfor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165.

②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H. M. Parshl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72), 279.